

一周面孔

七旬老伯怕睡得太沉 腰间别红线陪护重病老伴



“我怕自己睡得太沉，就在腰间别了一根红线，另一头拴在老太婆的床栏上。她一拉，我就醒了……”宁波70岁的陈老先生为了照顾身患绝症的老伴，不离不弃陪伴在病床前380个日日夜夜。在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(鄞州人民医院)消化内科病房里，这对老夫妇的真情让人感动。

陈老先生与李老太结婚40余年，感情甚笃。去年年初，李老太查出胰腺癌。这一年多来，为了治好老伴的病，老先生辗转奔波于上海各大医院，可老伴的病情一直未见好转。一个月前，李老太的病情开始恶化。“也不知道剩下的日子还有多久，我就想多陪陪她。”陈老先生说，医院为他提供了一张躺椅，每天晚上8点左右他就在老伴的病床边支起躺椅，铺上一床棉被和衣而睡，夜间，他总是看着老伴睡着后自己才休息。有时候，陈老先生一整夜都不睡觉，就默默地看着老伴，只要老伴翻个身，或者有什么动静，他就赶紧直起身来看一下。 综合央视等

10月27日，焦波回到老家淄博市博山区源泉镇天津湾西村，办了一场“中国天津湾乡村影像大集”。28日，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专访了焦波，听他讲述镜头背后的故事。

焦波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图片库原艺术总监，摄影家，纪录片导演。他花了30年拍《俺爹俺娘》。之后，他开始乡村纪录片的拍摄，发表《乡村里的中国》《山记》《淘宝村》等作品。因为长期将镜头对准乡村和农民，焦波常被称为“农夫导演”。

对话“农夫导演”焦波： 在土地上为时代留个影



焦波在村里的山上办起乡村影像论坛，赶集人在山坡柿林畅谈影像里的乡村故事。

受访者供图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
记者 李静 王建伟 冯沛然

爹娘是儿女永远读不完的书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：您最初是怎么跟摄影结缘的？

焦波：我小时候家里不富裕，很羡慕别人家有全家福。后来我给父母拍下第一张照片，开始了我的摄影道路。父母一天天变老，总有一天要离开这个世界。我想用相机照下来，只有镜头能留住记忆。然后我抓紧时间拍摄，留下了12000张照片，也留下800多个小时的视频素材。

1998年，我父亲84岁，母亲86岁。我想在他们有生之年做个影展，主题就叫“俺爹俺娘”，办在中国美术馆。父亲说，爬也要爬到北京去，给你剪完彩，这一生我就完成了。俺娘是打着吊瓶到北京的，我从火车上背着俺娘下来。第二天，俺爹俺娘用从家里带的剪刀给我剪彩。这一下子可能剪痛了全国儿女的心，我觉得我表现的不是俺爹俺娘，是每个人的爹娘。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：您为爹娘拍了1万多张照片，感动了无数儿女。作为记录者和见证者，令您最感动的是哪一张影像？

焦波：当然，所有的照片我都喜欢，但是爹亲吻娘的那张照片还是让我特别感动。

1999年，我母亲患了一场大病，在医院住院。大年初一，我父亲去看她，进门就擦眼泪。他说，这是我们结婚60多年，第一次不在一起过年。母亲病危，父亲说，我从前对她老有脾气，对不起她，这次接回家，我伺候她几天。我给母亲拍了20多年照片，当时觉得还要给母亲留下她在世上最后一张照片。这个时候，父亲走到她旁边，说试试她体温。他慢慢地走到我母亲跟前，使劲蜷腿跪下，俯下身子。我觉得一件感动天地的事情要发生。我就跪在地上连按三下快门，记录了下来。父亲从来没有说过“我错了”，也从来没有说过“我爱你”。但他用现代的方式，亲吻我母亲，跟她告别。结果，第二天太阳升起的时候，阳光从窗子照进来，我看到母亲的手在动。她又奇迹般地活了过来，到去世又整整多活了5年。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：在《俺爹俺娘》的纪录片中，父亲这个形象很特殊。在您的心目中，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？

焦波：我父亲没有读更多的书，他只读了四年私塾。一部《论语》，他背得滚瓜烂熟。人家说半部《论语》治天下，我觉得他是一部《论语》治他一生，他是个有大智慧的人。我12岁就跟着他拉大锯。大锯一早晨就学会了，但是他让我拉了一个暑假。我父亲说了一番话，不是三年才能学会拉大锯，而是三年让你懂一个道理，大锯要一锯一锯拉。其实，

这些平平凡凡的劳动者，在讲述着惊天动地的道理。所以我说，爹娘就是一本好书，是一本儿女最初的教育书，是一本儿女永远都读不完的书。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：关于爹娘记录了这么多，还有遗憾吗？

焦波：遗憾就是没有记录更多，没有更好地在父母身边给予他们更多生活上的照顾。

想给农村写史，给农民立传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：您已经离开了农村，为什么在摄影上长期专注农村题材？

焦波：俺爹俺娘是农民，拍他们30年，我深刻理解以他们为代表的农民。所以拍摄他们的同时，又拍摄我的乡里乡亲，更大范围地扩大了领域。这样跑农村，我就跑出了一种情感、一种情怀。我想给农村写史，给农民立传。爹娘已经离开了，但是爹娘的“爹娘”——也就是中国乡村，会永远存在。我们的根脉在乡村，我要在土地上为时代留个影。我跟学生们说，也许有一天我倒在地上，才会停止我的创作。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：为了拍摄一部纪录片，您跟团队一般要在村子里待多久？

焦波：一般我拍一部纪录片都是365天以上，有的甚至两三年。天天在村子里跟老百姓生活在一个屋檐下，才能拍到最真实、最接地气的场景。像《乡村里的中国》，我们拍杜深忠夫妻吵架。你看他俩多会吵架，一个脏字都没有，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，大伙评价，他们是中国最会吵架的夫妻。

有一天，杜深忠去上坟。他指着一个个坟头说，焦老师，这就是俺爹俺娘的坟。我说，咱们跪下给老人磕个头，他很感动。他说，“我一点儿都不喜欢土地，就是无奈，没办法，土地不养人。”我觉得特别震撼，农民不喜欢土地是大问题。大年三十过完了，他在家打扫卫生，整理出一些过去没有发表的文章。他有感而发，对孩子说，不喜欢土地，就要好好学习。

纪录片是拍摄者和被拍摄者来共同完成的题目。因为相互信任，最后成就了作品。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：在拍摄纪录片时，您是如何选择拍摄对象的？

焦波：我做过老师，又干了多年记者，对政策，对土地，对农民，还有哪些人适合影像表达，就把握得比较准。

我觉得我们这个团队很好。我的年纪和实践经验，加上他们年轻人有现代传播手段、有拍摄技术的想法，这两者可以很好地结合起来。

拍《乡村里的中国》，最初我到杜深忠家时，他正在地上写字。我说，兄弟你怎么在这儿写字？他说，从门口射进来的光束投射到地上，巨型的光影在我的

眼中就是一张非常好的宣纸。他说，每当挥毫泼墨时，什么困难，什么无奈，包括老婆那无尽的唠叨，全部荡然无存，他全身心沉浸在这光影的享受之中。

你说他是一个普通农民吗？不是。这就是我想表现的农民形象。不是整天面朝黄土背朝天，他有文化追求，有理想追求。这就是农民发展的方向。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：在《乡村里的中国》中，您最想表达的是什么呢？

焦波：我认为它的主题并不是很简单。为什么起的名字很大，叫《乡村里的中国》？我觉得，每个村庄都有中国的影子，每个村庄里都能折射出中国的面貌。所以白岩松评价，面对大中国，他们选择了一个小小的村落。纪录片比电影还电影，但要求真正扎在土地上。

会继续记录乡村振兴的过程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：为什么会选择将您拍摄的几个孩子收为徒弟？

焦波：2008年，汶川地震。面对灾难时我就想，我的幸福是爹娘带来的，但是他们没有爹娘了。我要把俺爹俺娘的爱嫁接到他们身上，所以我收了6个孩子，教他们摄影，想让他们尽快走出阴影，洞开他们的世界，让他们尽快成长起来。现在，他们有的读研，有的成为导演，还获了奖。后来，我去其他地方拍摄也会收徒弟。我觉得，授人以鱼，不如授人以渔。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：如果把您和影像的关系做一个分段，您会如何定义？

焦波：我觉得第一个阶段是对影像的渴望。上中学的时候，我们看杂志，封面上的人像作品特别好。每次杂志到了，我就把照片拆下来，专门压到书里面；第二个阶段是拥有。1972年，我跟爱人谈恋爱，那时候岳父有照相机。以后我到了教育部门，有了公家的相机。再往后做摄影记者，就更能实现拥有照相机的梦想；第三个阶段是努力。在摄影时，比别人多一份心意，体会老百姓的心声；第四个阶段是寻觅。寻找细节的东西，影像作品靠细节来对话；第五个阶段是成功。也就是1998年在中国美术馆办了《俺爹俺娘》的影展；再一个，就是转型。从一个摄影记者，到实现自己的电影梦。摄影和电影是两种表达方式。摄影是从静态的瞬间来解读。电影是用故事的细节来表达，它是流动的、发展的。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：下一步有什么新的拍摄主题？

焦波：我还要不断记录乡村。农民在土地里种庄稼，我们在土地里种植故事。我会在镜头里继续记录乡村振兴的过程，这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，我争取做好。还有就是，我想把影像大集办好，希望这个大集能集全天下的乡村影像之大成。如果有条件的话，将来还想做一个乡村影像博物馆。

“抠神”毕业9年买两套房 夫妻工资90%都能存下



最近，女“抠神”王神爱火了。在一档谈话节目中，32岁的她自述毕业9年从牙缝里“抠”出两套房，靠的是每月工资储蓄率达到90%以上。

王神爱是南京的一名普通白领。据她介绍，因为小时候的家庭经历让自己很没安全感，当时母亲回娘家“只能暂住”，于是女孩子一定要有一套自己房子的观念便植入了脑海。实际上，在大学毕业前，王神爱通过勤工俭学等积累的钱在附近小城贷款买了套房，工作后，她和老公90%的工资都存下来，然后贷款买了两套房。在她的生活中，午餐平均5元、10元，视奢修品如“洪水猛兽”，衣服都捡朋友的穿，每年买衣服不超100元，日用品基本不花钱，交通费全靠领券。 宗禾

白发老兵独守动物园32年 大部分养老金用在动物身上



湖北恩施凤凰山森林公园有个由82岁罗应政开办的动物园，他是这个动物园唯一负责饲养、清洁、售票、送葬等的工作人员。由于游客数量减少，罗应政将票价降至10元，收入仍然不足以购买饲料。为了让动物有饭吃，他捡起了垃圾，大部分养老金也都用在动物身上。他说：只要我活着，动物就不会受委屈。

开办动物园是罗应政生命里的一场意外。退伍后他在电影院工作，一天下班路上，他遇到一名小贩拎着一只受伤的豪猪，不忍看到豪猪被杀，于是用身上仅有的14元钱买下了它。此后，老罗一直在救助和收养野生动物。1989年他在恩施官方号召下创办了恩施州第一个动物园。当时动物园门票5毛一张，一年门票有好几万，恩施的孩子们一到假期就会冲向动物园。后来凤凰山森林公园周边修建了游乐场，老罗用心守护着的动物园开始被人们遗忘。但是他仍旧想着把动物园做大做强。而他自己的饮食起居却一切从简，能吃饱穿暖，有地方住，就很好了。 宗禾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：于海霞 美编：马秀霞 组版：刘燕